

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第三輯

K201/2

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

第三辑

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》编辑委员会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陆树庆

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

第三辑

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》编辑委员会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6.375印张 323千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11105·31 定价1.35元

DA72/09

目 录

- 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 朱大渭 (1)
- 关于《容斋逸史》的作者 朱瑞熙 (28)
- “圣公”考 白 钢 (40)
- “摧富益贫”——元末起义农民的战斗口号
——兼谈“扶箕诗” 陈高华 (60)
- 从部分徽档中看明代的徽州奴仆及其斗争
..... 刘重日 (83)
- 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
——关于吴三桂一度投降大顺政权问题的考察 顾 诚 (101)
- “棒槌会”起义初探 李济贤 (123)
- 陈承塔之死史实考辨 赫治清 (145)
- 关于捻军领袖张乐行在反清斗争中的两个
问题 许曾重 (180)
- 农民战争和封建主义 王宏志 (224)
- 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
最有力思想武器 李桂海 (250)

坚持社会发展动力的一元论田昌五 (289)

对中国古代几次农民起义口号的质疑

.....宋公文 周积明 (316)

论张鲁及其政权的性质谢桂华 (335)

试论金代各族农牧民的反抗斗争吴 泰 (368)

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张显清 (388)

——读《圣教入川记》

李定国与云南少数民族吉 恢 (402)

试论洪仁玕在军事方面的贡献余明侠 (413)

【读史札记】

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温 岭 (480)

不应当肯定陈永福文 平 (486)

读《余生纪略》叶桂生 (491)

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邱鸣皋 (498)

林凤祥李开芳清楚北伐战略决策的内容

.....薛瑞录 (504)

【国外研究动态】

秘密会社的某些宗教外貌

.....(法)纪尧姆·邓斯泰默著 穆易译 (511)

【来函照登】

关于樊敏任巴郡太守的时间问题高 敏 (517)

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若干 史实的辨析

朱 大 渭

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，由于斗争比较复杂，文献不足征，以及记载的分歧和讹误，有疑议的问题颇多。本文仅就六镇起义的时间、滏口之战尔朱荣的兵力、义军失败后的去向等三个问题，作一些史实上的辨析，以资商榷。

（一） 六镇起义的时间

这次波澜壮阔持续七年之久的各族人民大起义，首先是从六镇地区爆发的。六镇破落韩拔陵起义究竟发生于何时？过去有两种答案，具体时间前后相差一年。《魏书·肃宗纪》说：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“三月，沃野镇人破落（又作六）汗（又作韩）拔陵聚众反，杀镇将，号真王元年。诏临淮王（元）彧为镇军将军，假征北将军，都督北征诸军事以讨之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将此事系于梁武帝普通四年，即正光

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四月^①。其唯一的根据是《周书·贺拔胜传》云：“卫可孤（又作环）围怀朔经年，胜乃告急于彧。”怀朔镇军主贺拔胜突围向元彧求救兵，在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四月。因此，司马光认为，既然卫可孤“围怀朔经年”，那么“（破落韩）拔陵反当在（正光）四年”。《肃宗纪》记于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三月，“盖……因诏（元）彧讨拔陵而言之，非拔陵于此时反也”^②。《通鉴》此说一出，有关论著大多附从。其实《通鉴》立论，证据不足，如果加以深考，发现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四月六镇起义说，是难以成立的。

第一，六镇起义的具体时间，除《魏书·肃宗纪》记为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三月外，《魏书·蠕蠕传》也云：“（正光）五年……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，诸镇响应。孝昌元年春，阿那环率众讨之。”还有《魏书·李彦传》、《魏书·源子雍传》在讲到秦陇和夏州等地人民响应六镇起义时，都明确指出破六韩拔陵起义发生在正光五年，可见《肃宗纪》的记载并非孤证。

第二，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夏天，北魏王朝北伐柔然的十万大军尚在北方六镇地区，起义不可能在这时发生。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二月，柔然主阿那环“率众犯塞”，魏廷派尚书左丞元孚为北道行台，“持节喻之”^③。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四九，梁武帝普通四年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四九，梁武帝普通四年四月破落韩拔陵起兵条《考异》。

③ 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记》。

四月，元孚慰劳阿那环于柔玄、怀荒二镇之间。阿那环拘执元孚，并“引兵而南，所过剽掠”，直至平城^①。四月二十八日（甲申），北魏王朝遣尚书令李崇、右仆射元纂率兵十万北讨柔然^②。阿那环闻之，驱良民二千，公私马牛羊数十万北逃。李崇等率兵追击，“出塞三千余里，至瀚海（指大沙漠地带），不及而还”^③。当时尔朱荣属李崇北征，“率其新部四千人追击，度碛，不及而还”^④。另据《周书·于谨传》：“（谨）从军北伐。茹茹（柔然）闻大军之逼，遂逃出塞。（元）纂令谨率二千骑追之，至郁对原，前后十七战，尽降其众。”前面说“不及而还”，是指未追及柔然大军，后面说“前后十七战”，是指同柔然殿后的阻击部队作战而言。于谨在对柔然的追击战中，不仅击败了阻击部队，还同六镇以北的敕勒军队发生过战斗^⑤。可见李崇等率领的十万大军北伐柔然，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。这次反击柔然的战争，什么时候结束班师，史无明文记载。北魏肃宗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八月十五日（己巳），下诏说：“狂蠢肆暴，陵窃北垂，虽军威时接，贼徒慑遁，然熏虐所过，多离其祸，言念斯弊，有轸深怀。可敕北道行台，遣使巡检，遭寇之处，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四九，梁武帝普通四年。

② 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。按《北史》卷一六《元深（渊）传》为李崇等率师“十五万”北伐。

③ 《魏书》卷一〇三《蠕蠕传》。

④ 《魏书》卷七四《尔朱荣传》。

⑤ 《周书》卷一五《于谨传》。

饥馁不粒者，厚加赈恤，务令存济”^①。很明显，这道诏书是北魏王朝在反击柔然获胜后宣扬军威，并对六镇人民遭受柔然军队蹂躏的赈济和安抚。李崇等北伐胜利班师回京应在这时。因为从四月二十八日从京城出师，八月十五日从六镇班师回到洛阳，约三个半月，大致符合出征所需要的全部行程。当时大军从京城到达六镇，大约需要两个月左右。如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三月，元彧带大兵镇压六镇起义，五月被义军战败于五原。本月，再派李崇等率众“北讨”，七月，崇都督崔暹又败于白道^②。这两次大军从京城北上，大致都是两月左右在六镇附近与义军接战的。再看当柔然南侵时，魏廷派元孚等少数人北上慰劳，也是从二月出发，四月到达柔玄、怀荒二镇地区的^③。所以李崇等率大兵十万，四月二十八日从京城出发，最快以一月半计，当在六月中旬方能到达六镇地区。在追击柔然中，“出塞三千余里”，“前后十七战”，这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实现。如以轻骑追击，当时一日一夜最快行程可达三百里^④。进攻柔然是长途行军，晚上必须休息，以白天一百五十里计（古里比今华里要小），三千里去回也需四十天。当然，三千里可能是概数，不必准确，但北伐军“长驱塞北”，“至瀚海”，“度沙漠”，“度磧”，都是指到达和度过六镇以北较远的大沙漠地

① 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又《北史》卷一六《元孚传》。

④ 《北齐书》卷一《神武纪》上。

带①。如果追击柔然和返回六镇地区的行程,以二十天计,那么七月初回师六镇,八月十五日回到京城,这样出征和班师的时间大体吻合。由此可以断言,北魏王朝八月十五日的诏书,应是在李崇等班师回京后所发。因为柔然本部在六镇西北面,而盛乐为当时南下和北上的军事要冲之地,所以当时大军出塞北伐柔然,一般从平城向朔州盛乐,再北上或从白道出武川镇,或向西从五原出怀朔、沃野二镇②。这次柔然虽从柔玄、怀荒二镇之间退回,但必然向西北本部方向撤退,所以北伐军可能还是从白道或五原旧道追击。这就是说,正光四年(公元五二三年)四、五、六月正是北伐的十万大军向六镇地区进发,并从六镇地区向北追击柔然时期,如果六镇起义发生在这时,北伐军肯定会及时镇压起义的。因此,《通鉴》将六镇暴动的时间系于这年的四月,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
第三,正光四年(公元五二三年)四月到次年三月,整整一年(正光五年闰二月)时间内,没有义军活动的一点风声,相反,从正光五年(公元五二四年)三月以后,义军

① 《魏书》卷六六《李崇传》。按《北史》卷一六《元孚传》称:“兼其余类,尚在沙碛,脱出狂勃,翻归旧巢。”可见“沙碛”指接近柔然老巢的大沙漠地带。

② 《魏书》卷四一《源贺传》:“是时每岁秋冬,遣军三道并出,以备北寇(指柔然)”。源请“于白道南三处立仓,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”,为驻军粮饷。又《魏书》卷四四《费穆传》:“朔州(治盛乐)是白道之冲,贼之咽喉,若此处不全,则并、肆危矣”。这里“贼”是指六镇义军,但由此两条记载可知,当时北伐的军事路线是从朔州盛乐向北出六镇。

本身的活动，以及各地响应的情况，都比较清楚。对比之下，如果六镇起义发生在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夏天，是难以理解的。当时靠驿传制度加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，驿站有驿子或驿卒和驿马，传递公文情报很快。六镇本为北边军事要地，除驿传外还有“函使”专送公文情报至京，这种制度直至北魏后期仍未破坏，高欢就曾任怀朔镇函使。即便被义军包围，也不会没有人突围的。如六镇起义后，怀朔镇长期被义军围困，该镇军主贺拔胜就曾突围南下向元或请军，还突围去武川镇窥测军情。如果六镇起义确实发生在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四月，在长达一年内，既无义军的活动情况，又无六镇地区的军情报告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

第四，从发生起义的直接原因看，史称：“六镇饥乱”^①，即指六镇兵民因粮荒而发动起义。六镇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，从农业正常年景的生产收获季节看，饥荒常常发生在夏收前的春天，或秋收前的夏天这两个青黄不接的时期。比如，太和十三年（公元四八九年）四月，州镇十五大饥^②；景明元年（公元五〇〇年）五月，北镇大饥，遣侍中杨播巡抚赈

① 《魏书》卷八〇《侯渊传》。按《魏书》卷三一《于景传》云：“及蠕蠕主阿那环叛乱，（怀荒）镇民固请粮粟，而景不给。镇民不胜其忿，遂反叛”。按此事镇将被杀，而本纪及其他各传均无反应，且下落不明。从“及蠕蠕主阿那环叛乱”云云，可能事件发生在正光四年春夏柔然南侵时，随后被镇压，此事当与拔陵起义无关，所以拔陵起义后，怀荒镇方面没有任何响应的记载。《通鉴》将此事与破六韩拔陵起义拉在一起，毫无依据。

② 《魏书》卷七《高祖纪》下。

恤^①；永平二年（公元五〇九年）四月，武川镇饥，开仓赈恤^②；延昌元年（公元五一二年）四月，诏饥民就穀六镇^③；延昌二年（公元五一三年）二月，以六镇大饥，开仓赈贍。

“是春，民饥，饿死者数万口”^④。可见六镇地区饥荒缺粮季节，一般都在春夏之际。既然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春夏之际不曾发生起义，秋收季节和秋收后的冬天，一般也不大可能发生粮荒，那么，因粮荒而直接引起的六镇暴动，只能发生在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的春天。这年闰二月，可能在春初发生起义，三月传至京城，北魏王朝方才命将出师。

第五，由于北魏末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，“百姓怨苦，民不堪命”^⑤；“百姓困穷，人人思乱”^⑥。当时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，在人民群众中反响极快，因而邻近六镇地区响应起义的时间，可以作为旁证。夏州、东夏州、高平镇等距沃野镇较近，所以沃野镇起义后很快便传到夏州、高平等地。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四月，高平镇人推胡琛领导起义，攻镇以应拔陵^⑦。紧接着，“二夏、幽、凉，寇盗烽起”^⑧。至六月，秦州莫折大提领导的秦陇起义也发生了，这些起义

① 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。

②、③、④ 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。

⑤ 《魏书》卷一一〇《食货志》。

⑥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四九，梁武帝普通四年。

⑦ 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。

⑧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〇，梁武帝普通五年。

都是受六镇起义的影响爆发的^①。如果第一年夏天沃野镇起义，第二年夏天才传到邻近的夏州和高平等地区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第六，应当注意，《周书·贺拔胜传》中“既围经年”之说，不是出自当事人贺拔胜之口，而是作者的追述，是一种误记。《周书》作者令狐德棻关于六镇起义史实和年代的记述，讹误较多，不只“经年”一说。如《周书·阎庆传》云：阎庆“正光中拜龙骧将军。属卫可孤作乱，攻围盛乐。庆率众拒之，繇历三载”。《北史·元深（渊）传》载元渊上言云：“前留元标，据乎（守）盛乐，后被重围，析骸易子，倒悬一隅，婴城二载”。盛乐守城主将是元标，阎庆协助防守。元渊派元标防守盛乐，应在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七月崔暹白道战败后，李崇免官，元渊独掌北伐兵权之时。因为在此之前，元彧、李崇、元渊等前后北伐军都是在盛乐西北的五原，或盛乐北边的白道同义军作战的^②。当七月白道之战失利后，元渊、李崇等“还次云中”，“退还朔州（治盛乐）”，并派元标守盛乐，自己带大兵南撤平城^③，义军才南进围攻盛乐的。明年夏天，六镇起义归于失败，实际上义军围困盛乐不过一年左右。《北史》记“二载”是指虚年而说的，《周书》说“三载”显然又是误书了。如果依此

① 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；《魏书》卷四一《源子雍传》；《北史》卷一〇〇《序传》。

② 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。

③ 《北史》卷一六《元深（渊）传》；《魏书》卷六六《李崇传》。

“三载”说，试问六镇起义的时间，攻围盛乐的时间，以及起义失败的时间，又应当如何解释呢？

又如，《周书·于谨传》说：“及破六汗拔陵首乱北境，引茹茹（柔然）为援，大行台仆射元纂率众讨之。宿闻谨名，辟为铠曹参军事，从军北伐”。柔然南侵和李崇、元纂北伐柔然，都在六镇起义之前，并非在起义之后；当六镇起义后是北魏王朝请柔然镇压义军，义军同柔然一直处于敌对关系，并最后为柔然所击败。同传还说：“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行台广阳王元深（渊）治兵北伐。”李崇、元渊率兵镇压六镇起义，史有明文记载，在正光五年（公元五二四年）五月。这些重大而明确无误的史实，《周书》记述尚且错乱如此，其它更可想见。

再如，《周书·宇文贵传》称：“正光末，破六汗拔陵围夏州，刺史源子雍婴城固守，以贵为统军救之。”夏州治统万，拔陵根本不曾进兵此地。据《魏书·源子雍传》载：

“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，所在烽起，统万逆胡（指朔方胡）与相应接。子雍婴城自守”。可见围困夏州刺史源子雍的是夏州朔方胡人，那里是破落韩拔陵呢！以上均可说明，《周书》关于六镇起义的史实，讹误较多，因而“经年”一例，不足置信。

（二） 滏口之战尔朱荣的兵力

武泰元年（公元五二八年）九月所进行的滏口之战，是

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，它决定了河北主力义军失败的命运。关于这次战争双方的兵力，葛荣统领的义军“众号百万”^①，主力部队至少有数十万人，这是清楚的。尔朱荣使用多少兵力呢？《魏书·肃宗纪》云：武泰元年（公元五二八年）九月，柱国大将军尔朱荣“率骑七万讨葛荣于滏口，破擒之，余众悉降”。同书《尔朱荣传》又说：“时葛荣将向京师，众号百万。……（尔朱）荣启求讨之。九月，乃率精骑七千，马皆有付，倍道兼行，东出滏口。……荣自身陷阵，出于贼后，表里合击，大破之。于阵擒葛荣，余众悉降”。关于滏口之战中尔朱荣的兵力，纪传异文，相差十倍。《通鉴》采用传记“七千”说，而舍弃本纪“七万”说^②，致使以后两说并存，有关论著各从一说。

在滏口之战中，尔朱荣究竟有多少兵力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弄清楚他拥有多少兵力，以及战争形势需要使用多少兵力。首先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尔朱荣所掌握的武装力量。尔朱氏世为秀容契胡大酋帅，“家世豪擅，财货丰赢，”“牛羊驼马，色别为群，谷量而已。朝廷征讨，辄献私马，兼备资粮，助裨军用”^③。荣父为平北将军，秀容第一领民酋长。荣袭爵后，除直寝游击将军。当六镇起义后，尔朱荣先后镇压了秀容内附胡人和桑乾敕勒等少数民族起义后，“严勒部曲，广召义勇”，扩大私人武装。他野心勃勃，无视朝

① 《魏书》卷七四《尔朱荣传》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五二，梁武帝大通二年。

③ 《魏书》卷七四《尔朱荣传》。

廷，擅自攻取肆州。并“散畜牧，招合义勇”^①。当时“六镇荡然，无复蕃捍，惟荣当职路冲，招聚散亡”^②。这里所谓“招合义勇”，“招聚散亡”，指在人民起义的风暴里，北边豪强地主带着私人武装，通过各种渠道依附于他。有的在镇压起义失败后逃归他，有的参加起义后叛降他。大批的则携带家口宗亲所谓“避难”南逃投靠他。其中参加镇压葛荣，立下“战功”的重要人物有：

武川贺拔度拔父子“率州里豪杰”，“招集义勇”，袭杀六镇义军重要首领卫可孤后，度拔被杀，其三子岳、允、胜先后投靠尔朱荣。荣表胜为镇远将军、别将，领骑五千镇井陘，以防葛荣西进。尔朱荣征葛荣，胜为元天穆前锋大都督，与葛荣“战于滏口，大破之，虏获数千人”^③。岳先为荣别将，后为都督，“复为荣前军都督，破葛荣于滏口”^④。

朔州敕勒部斛律金，世为首帅，父大那环为第一领民酋长。金为怀朔军主，先“拥众”参加拔陵起义军，被封为王。“金度陵终败灭，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，即授第二领民酋长”。后归尔朱荣，“从破葛荣”^⑤。

① 《魏书》卷七四《尔朱荣传》

② 《魏书》卷一四《元天穆传》。

③ 《周书》卷一四《贺拔胜传》。

④ 《周书》卷一四《贺拔岳传》。

⑤ 《北齐书》卷一七《斛律金传》。按本传云：“为杜洛周所破，部众分散”。金所领为敕勒部落组织，大部分当不会分散。所以金归荣，荣即表金为别将，累迁都督，特别重用他。

贾显度，为薄骨律镇别将，六镇起义后，“乃率镇民浮河而下，既达秀容，为尔朱荣所留”。后从尔朱荣“破葛荣，又除抚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都督”^①。

高市贵，以都督率众镇压恒州敕勒，后迁秀容大都督、第一领民酋长。从尔朱荣为前锋都督，“击葛荣于溢口”^②。

叱列延庆，代郡西部人，世为首帅。正光末隶大都督李崇北伐，后属尔朱荣讨葛荣有功，假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^③。

代郡叱列平，世为首帅，袭第一领民酋长。以都督领兵镇压牧子起义后，除武卫将军，“随尔朱荣破葛荣”^④。

侯莫陈顺，初为尔朱荣统军，属贺拔胜镇并陘。后从尔朱荣“讨葛荣……皆有功，拜轻车将军、羽林监”^⑤。

宇文贵，先为夏州刺史源子雍统军，“率乡兵”从尔朱荣“擒葛荣于溢口，加别将”^⑥。

斛思椿，父敦为左牧令，“时河西贼起，牧民不安，椿乃将家投尔朱荣”。后为荣大将军府司马，“从平葛荣，以功除上党太守”^⑦。

① 《魏书》卷八〇《贾显度传》。

② 《北齐书》卷一九《高市贵传》。

③ 《魏书》卷八〇《叱列延庆传》。

④ 《北齐书》卷二〇《叱列平传》。

⑤ 《周书》卷一九《侯莫陈顺传》。

⑥ 《周书》卷一九《宇文贵传》。

⑦ 《魏书》卷八〇《斛思椿传》。